董膠西集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董膠西集
作者：董仲舒　西漢

本作品收錄於《漢魏六朝百三家集》

賦

士不遇賦

嗚呼嗟乎，遐哉邈矣。時來曷遲，去之速矣。屈意從人，非吾徒矣。正身俟時，將就木矣。悠悠偕時，豈能覺矣。必之憂歟，不期祿矣。皇皇匪寧，祇增辱矣。努力觸藩，徒摧角矣。不出戶庭，庶無過矣。

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，而丁三季之末俗。以辨詐而期通兮，貞士耿介而自束。雖日三省於吾身兮，猶懷進退之惟谷。彼寔繁之有徒兮，指其白而爲黑。目信嫮而言眇兮，口信辨而言訥。鬼神不能正人事之變戾兮，聖賢亦不能開愚夫之違惑。出門則不可與偕兮，藏器又蚩其不容。退洗心而內訟兮，亦未知其所從也。觀上古之清濁兮，廉士亦煢煢而靡歸。殷湯有卞隨與務光兮，周武有伯夷與叔齊。卞隨務光遁迹於深淵兮，伯夷叔齊登而采薇。使彼聖人其猶周遑兮，矧舉世而同迷。若伍員與屈原兮，固亦無所復顧。亦不能同彼數子兮，將遠游而終慕。

於吾儕之云遠兮，疑荒塗而難踐。憚君子之于行兮，誡三日而不飯。嗟天下之偕違兮，悵無與之偕返。孰若返身於素業兮，莫隨世而輪轉。雖矯情而獲百利兮，復不如正心而歸一善。紛既迫而後動兮，豈云稟性之惟褊。《同人》而《大有》兮，明謙光而務展。遵幽昧於默足兮，豈舒采而蘄顯。苟肝膽之可同兮，奚鬚髮之足辨也。

策

賢良策一

制曰：朕獲承至尊休德，傳之無窮，而施之罔極。任大而守重，是以夙夜不皇康寧，永惟萬事之統，猶懼有闕。故廣延四方之豪俊，郡國、諸侯公選賢良修絜博習之士，欲聞大道之要，至論之極。今子大夫褒然為舉首，朕甚嘉之，子大夫其精心致思，朕垂聽而問焉。蓋聞五帝、三王之道，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，百王同之。當虞氏之樂，莫盛於《韶》，於周莫盛於《勺》。聖主已沒，鐘鼓管弦之聲未衰，而大道微缺。陵夷至虖桀紂之行，王道大壞矣。夫五百年之間，安文之君，當途之士，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眾。然猶不能反，日以仆滅，至後王則後止，豈其所持操或悖繆而失其統與？固天降命不可復反，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？烏乎，凡所為屑屑，夙興夜寐，務法上古者，又將無補與？三代受命，其符安在？災異之變，何緣而起？性命之情，或夭或壽，或仁或鄙，習聞其號，未燭厥理。伊欲風流而令行，刑輕而奸改，百姓和樂，政事宣昭，何修何飾而膏露降，百穀登，德潤四海，澤臻草木，三光全，寒暑平，受天之祜，享鬼神之靈，德澤洋溢，施乎方外，延及群生。子大夫明先聖之業，習俗化之變，終始之序，講聞高誼之日久矣。其明以諭朕。科別其條，勿猥勿並，取之於術，慎其所出。乃其不正不直，不忠不極，枉於執事，書之不泄，興於朕躬，毋悼後害。子大夫其盡心，靡有所隱，朕將親覽焉。

對曰：陛下發德音，下明昭，求天命與情性，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。臣謹案《春秋》之中，視前世已行之事，以觀天人相與之際，甚可畏也。國家將有失道之敗，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，不知自省，又出怪異以警懼之，尚不知變，而傷敗乃至。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。自非大亡道之世者，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，事在強勉而已矣。強勉學問，則聞見博而知益明；強勉行道，則德日起而大有功：此皆可使還至而有效者也。《詩》曰「夙夜匪解」，《書》云「茂哉茂哉！」皆強勉之謂也。

道者，所繇適於治之路也，仁義禮樂皆其具也。故聖王已沒，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，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。王者未作樂之時，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，而以深入教化於民，教化之情不得，雅頌之樂不成，故王者功成作樂，樂其德也。樂者，所以變民風，化民俗也；其變民也易，其化人也著。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，接於肌膚，臧於骨髓。故王道雖微缺，而管弦之聲未衰也。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，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，是以孔子在齊而聞《韶》也。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，然而政亂國危者甚眾，所任者非其人，而所繇者非其道，是以政日以仆滅也，夫周道衰於幽厲，非道亡也，幽厲不繇也。至於

宣王，思昔先王之德，興滯補弊，明文武之功業，周道粲然復興，詩人美之而作，上天祐之，為生賢佐，後世稱誦，至今不絕。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。孔子曰「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」也。故治亂廢興在於己，非天降命不可得反，其所操持悖謬失其統也。

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，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，此受命之符也。天下之人同心歸之，若歸父母，故天瑞應誠而至。《書》曰「白魚入於王舟，有火復于王屋，流為烏」，此蓋受命之符也。周公曰「復哉復哉」，孔子曰「德不孤，必有鄰」，皆積善累德之效也。及至後世，淫佚衰微，不能統理群生，諸侯背畔，殘賊良民以爭壤土，廢德教而任刑罰。刑罰不中，則生邪氣；邪氣積於下，怨惡畜於上。上下不和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。此災異所緣而起也。

臣聞命者天下之令也，性者生之質也，情者人之欲也。或夭或壽，或仁或鄙，陶冶而成之，不能粹美，有治亂之所生，故不齊也。孔子曰：「君子之德風，小人之德草也，草上之風必偃」。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，桀紂行暴則民鄙夭。夫上之化下，下之從上，猶泥之在鈞，唯甄者之所為；猶金之在熔，惟冶者之所鑄」。「綏之斯徠，動之斯和」，此之謂也。

臣謹案《春秋》之文，求王道之端，得之於正。正次王，王次春。春者，天之所為也；正者，王之所為也。其意曰，上承天之所為，而下以正其所為，正王道之端云爾。然則王者欲有所為，宜求其端於天。天道之大者在陰陽。陽為德，陰為刑；刑主殺而德主生。是故陽常居大夏，而以生育養長為事；陰常居大冬，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。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。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，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；陽不得陰之助，亦不能獨成歲。功陽以成歲為名，此天意也。王者承天意以從事，故任德教而不任刑。刑者不可任以治世，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。為政而任刑，不順於天，故先王莫之肯為也。今廢先王德教之官，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，毋乃任刑之意與！孔子曰：「不教而誅謂之虐。」虐政用於下，而欲德教之被四海，故難成也。

臣謹案《春秋》謂一元之意，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，元者辭之所謂大也。謂一為元者，視大始而欲正本也。《春秋》深探其本，而反自貴者始。故為人君者，正心以正朝廷，正朝廷以正百官，正百官以正萬民，正萬民以正四方。四方正，遠近莫敢不壹於正，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。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，群生和而萬民殖，五穀熟而草木茂，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，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，諸福之物，可致之祥，莫不畢至，而王道終矣。

孔子曰：「鳳鳥不至，河不出圖，吾已矣夫！」自悲可致此物，而身卑賤不得致也。今陛下貴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居得致之位，操可致之勢，又有能致之資，行高而恩厚，知明而意美，愛民而好士，可謂誼主矣。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，何也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。夫萬民之從利也，如水之走下，不以教化堤防之，不能止也。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，其堤防完也；教化廢而奸邪並出，刑罰不能勝者，其堤防壞也。古之王者明於此，是故南面而治天下，莫不以教化為大務。立大學以教於國，設庠序以化於邑，漸民以仁，摩民以誼，節民以禮，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，教化行而習俗美也。

聖王之繼亂世也，掃除其跡而悉去之，復修教化而崇起之。教化已明，習俗已成，子孫循之，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。至周之末世，大為亡道，以失天下。秦繼其後，獨不能改，又益甚之，重禁文學，不得挾書，棄捐禮誼而惡聞之，其心欲盡滅先王之道，而顓為自恣苟簡之治，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。自古以來，未嘗有以亂濟亂，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。其遺毒餘烈，至今未滅，使習俗薄惡，人民囂頑，抵冒殊抴，孰爛如此之甚者也。孔子曰：「腐朽之木不可雕也，糞土之墻不可圬也。」今漢繼秦之後，如朽木糞墻矣，雖欲善治之，亡可奈何。法出而奸生，令下而詐起，如以湯止沸，抱薪救火，愈甚亡益也。（此三句《禮樂志》作「一歲之獄以千萬數，如以湯止沸，沸愈甚而無益。」）竊譬之琴瑟不調，甚者必解而更張之，乃可鼓也；為政而不行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，乃可理也。當更張而不更張，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；當更化而不更化，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。故漢得天下以來，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，（《禮樂志》作「而至今不能勝殘去殺者」）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。古人有言曰：「臨淵羨魚，不如退而結網。」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，不如退而更化；更化則可善治，善治則災害日去，福祿日來。《詩》云：「宜民宜人，受祿於天。」為政而宜於民者，固當受祿於天。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，王者所當修飾也；五者修飾，故受天之祐，而享鬼神之靈，德施於方外，延及群生也。

賢良策二

制曰：蓋聞虞舜之時，遊於巖廊之上，垂拱無為，而天下太平。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，而宇內亦治。夫帝王之道，豈不同條共貫與？何逸勞之殊也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，及至周室，設兩觀，乘大路，朱干玉戚，八佾陳於庭，而頌聲興。夫帝王之道，豈異指哉？或曰良玉不琢，又曰非文亡以輔德，二端異焉。殷人執五刑以督姦，傷肌膚以懲惡。成康不式，四十餘年，天下不犯，囹圄空虛。秦國用之，死者甚眾，刑者相望，耗矣哀

哉！烏乎！朕夙寤晨興，惟前帝王之憲，永思所以奉至尊，章洪業，皆在力本任賢。今朕親耕籍田，以為農先，勸孝弟，崇有德，使者冠蓋相望，問勤勞，恤孤獨，盡思極神，功烈休德，未始云獲也。今陰陽錯繆，氛氣充塞，群生寡遂，黎民未濟，廉恥貿亂，賢不肖渾殽，未得其真，故詳延特起之士，意庶幾乎！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，或道世務而未濟，稽諸上古而不同，考之於今而難行，毋乃牽於文系而不得騁與？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？各悉對，著于於篇，毋諱有司。明其指略，切磋究之，以稱朕意。

對曰：臣聞堯受命，以天下為憂，而未以位為樂也，故誅逐亂臣，務求賢聖，是以得舜、禹、稷、卨、咎繇。眾聖輔德，賢能佐職，教化大行，天下和洽，萬民皆安仁樂宜，各得其宜，動作應禮，從容中道。故孔子曰「如有王者，必世而後仁」，此之謂也。堯在位七十載，乃遜於位以禪虞舜。堯崩，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。舜知不可辟，乃即天子之位，以禹為相，因堯之輔佐，繼其統業，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。孔子曰「《韶》盡美矣，又盡善矣」，此之謂也。至於殷紂，逆天暴物，殺戮賢知，殘賊百姓。伯夷、太公皆當世賢者，隱處而不為臣。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，人於河海。天下秏亂，萬民不安，故天下去殷而從周。文王順天理物，師用賢聖，是以閎夭、大顛、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。愛施兆民，天下歸之，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。當此之時，紂尚在上，尊卑昏亂，百姓散亡，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，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。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先正王而繫萬事，見素王之文焉。由此觀之，帝王之條貫同，然而勞逸異者，所遇之時異也。孔子曰「《武》盡美矣，未盡善也」，此之謂也。

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，所以明尊卑，異貴賤，而勸有德也。故《春秋》受命所先制者，改正朔，易服色，所以應天也。然則宮室旌旗之制，有法而然者也。故孔子曰：「奢則不遜，儉則固」。儉非聖人之中制也。臣聞良玉不琢，資質潤美，不待刻琢，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。然則常玉不琢，不成文章；君子不學，不成其德。

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，少則習之學，長則材諸位，爵祿以養其德，刑罰以威其惡，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。武王行大誼，平殘賊，周公作禮樂以文之，至於成康之隆，囹圄空虛四十餘年，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，非獨傷肌膚之效也。至秦則不然。師申商之法，行韓非之說，憎帝王之道，以貪狼為俗，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。誅名而不察實，為善者不必免，而犯惡者未必刑也。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，外有事君之禮，內有背上之心，造偽飾詐，趣利無恥；又好用憯酷之吏，賦斂亡度，竭民財力，百姓散亡，不得從耕織之業，群盜並起。是以刑者甚眾，死者相望，而姦不息，俗化使然也。故孔子曰「導之以政，齊之以刑，民免而無恥」，此之謂也。

今陛下並有天下，海內莫不率服，廣覽兼聽，極群下之知，盡天下之美，至德昭然，施於方外。夜郎、康居，殊方萬里，說德歸誼，此太平之致也。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，殆王心未加焉。曾子曰：「尊其所聞，則高明矣；行其所知，則光大矣。高明光大，不在於它，在乎加之意而已。」願陛下因用所聞，設誠於內而致行之，則三王何異哉！

陛下親耕藉田以為農先，夙寤晨興，憂勞萬民，思惟往古，而務以求賢，此亦堯舜之用心也，然而未云獲者，士素不厲也。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，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。故養士之大者，莫大庠太學；太學者，賢士之所關也，教化之本原也。今以一郡一國之眾，對亡應書者，是王道往往而絕也。臣願陛下興太學，置明師，以養天下之士，數考問以盡其材，則英俊宜可得矣。今之郡守、縣令，民之師帥，所使承流而宣化也；故師帥不賢，則主德不宣，恩澤不流。今吏既亡教訓於下，或不承用主上之法，暴虐百姓，與奸為市，貧窮孤弱，冤苦失職，甚不稱陛下之意。是以陰陽錯繆，氛氣充塞，群生寡遂，黎民未濟，皆長吏不明，使至於此也。

夫長吏多出於郎中、中郎、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，又以富訾，未必賢也。且古所謂功者，以任官稱職為差，非謂積日累久也。故小材雖累日，不離於小官；賢材雖未久，不害為輔佐。是以有司竭力盡知，務治其業而以赴功。今則不然。累日以取貴，積久以致官，是以廉恥貿亂，賢不肖渾淆，未得其真。臣愚以為使諸列侯、郡守、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，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，且以觀大臣之能；所貢賢者有賞，所貢不肖者有罰。夫如是，諸侯、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，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。遍得天下之賢人，則三王之盛易為，而堯舜之名可及也。毋以日月為功，實試賢能為上，量材而授官，錄德而定位，則廉恥殊路，賢不肖異處矣。陛下加惠，寬臣之罪，令勿牽制於文，使得切磋究之，臣敢不盡愚！

賢良策三

制曰：蓋聞「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，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」。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，上嘉唐虞，下悼桀紂，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，虛心以改。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，習於先聖之道業。然而文采未極，豈惑乎當世之務哉？條貫靡竟，統紀未終，意朕之不明與？聽若眩與？夫三王之教，所祖不同，而皆有失，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。意豈異哉？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，陳治亂之端矣，其悉之究之，孰之復之。《詩》不云乎：「嗟爾君子，毋常安息，神之聽之，介爾景福。」朕將親覽焉，子大夫其茂明之。

對曰：臣聞《論語》曰：「有始有卒者，其惟聖人虖！」今陛下幸加惠，留聽於承學之臣，復下明冊，以切其意，而究盡聖德，非愚臣之所能具也。前所上對，條貫靡竟，統紀不終，辭不別白，指不分明，此臣淺陋之罪也。

冊曰：「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，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。」臣聞天者群物之祖也，故遍覆包函而無所殊，建日月風雨以和之，經陰陽寒暑以成之。故聖人法天而立道，亦溥愛而亡私，布德施仁以厚之，設誼立禮以導之。春者天之所以生也，仁者君之所以愛也；夏者天之所以長也，德者君之所以養也；霜者天之所以殺也，刑者君之所以罰也。繇此言之，天人之徵，古今之道也。孔子作《春秋》，上揆之天道，下質諸人情，參之於古，考之於今，故《春秋》之所譏，災害之所加也；《春秋》之所惡，怪異之所施也。書邦家之過，兼災異之變，以此見人之所為，其美惡之極，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，此亦言天之一端也。古者修教訓之官，務以德善化民，民已大化之後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。今世廢而不修，亡以化民，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，是以犯法而罪多，一歲之獄以萬千數。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，故《春秋》變古則譏之。天令之謂命，命非聖人不行；質樸之謂性，性非教化不成；人慾之謂情，情非度制不節。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，以順命也；下務明教化民，以成性也；正法度之宜，別上下之序，以防欲也：修此三者，而大本舉矣。人受命於天，固超然異於群生，入有父子兄弟之親，出有君臣上下之誼，會聚相遇，則有耆老長幼之施；粲然有文以相接，歡然有恩以相愛，此人之所以貴也。生五穀以食之，桑麻以衣之，六畜以養之，服牛乘馬，圈豹檻虎，是其得天之靈，貴於物也。故孔子曰：「天地之性人為貴。」明於天性，知自貴於物；知自貴於物，然後知仁誼；知仁誼，然後重禮節；重禮節，然後安處善；安處善，然後樂循理；樂循理，然後謂之君子。故孔子曰「不知命，亡以為君子」，此之謂也。

冊曰：「上嘉唐虞，下悼桀紂，浸微浸滅浸明浸昌之道，虛心以改。」臣聞眾少成多，積小致巨，故聖人莫不以厶致明，以微致顯。是以堯發於諸侯，舜興虖深山，非一日而顯也，蓋有漸以致之矣。言出於己，不可塞也；行發於身，不可掩也。言行，治之大者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。故盡小者大，慎微者著。《詩》云：「惟此文王，小心翼翼。」故堯兢兢日行其道，而舜業業日致其孝，善積而名顯，德章而身尊，此其浸明浸昌之道也。積善在身，猶長日加益，而人不知也；積惡在身，猶火之銷膏，而人不見也。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，孰能知之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，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。夫善惡之相從，如景鄉之應形聲也。故桀紂暴謾，讒賊並進，賢知隱伏，惡日顯，國日亂，晏然自以如日在天，終陵夷而大壞。夫暴逆不仁者，非一日而亡也，亦以漸至，故桀、紂

雖亡道，然猶享國十餘年，此其浸微浸滅之道也。

冊曰：「三王之教所祖不同，而皆有失，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，意豈異哉？」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；道者萬世亡弊，弊者道之失也。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，故政有眊毛而不行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。三王之道所祖不同，非其相反，將以救溢扶衰，所遭之變然也。故孔子曰：「亡為而治者，其舜乎！」改正朔，易服色，以順天命而已；其餘盡循堯道，何更為哉！故王者有改制之名，亡變道之實。然夏上忠，殷上敬，周上文者，所繼之救，當用此也。孔子曰：「殷因於夏禮，所損益可知也；周因於殷禮，所損益可知也；其或繼周者，雖百世可知也。」此言百王之用，以此三者矣。夏因於虞，而獨不言所損益者，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。道之大原出於天，天不變，道亦不變，是以禹繼舜，舜繼堯，三聖相受而守一道，亡救弊之政也，故不言其所損益也。繇是觀之，繼治世者其道同，繼亂世者其道變。今漢繼大亂之後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，用夏之忠者。

陛下有明德嘉道，湣世俗之靡薄，悼王道之不昭，故舉賢良方正之士，論誼考問，將欲興仁誼之休德，明帝王之法制，建太平之道也。臣愚不肖，述所聞，誦所學，道師之言，廑能勿失耳。若乃論政事之得失，察天下之息秏，此大臣輔佐之職，三公九卿之任，非臣仲舒所能及也。然而臣竊有怪者。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，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，共是天下，古亦大治，上下和睦，習俗美盛，不令而行，不禁而止，吏亡奸邪，民亡盜賊，囹圄空虛，德潤草木，澤被四海，鳳皇來集，麒麟來遊，以古準今，壹何不相逮之遠也！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？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？有所詭於天之理與？試跡之古，返之於天，黨可得見乎。

夫天亦有所分予，予之齒者去其角，傅其翼者兩其足，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。古之所予祿者，不食於力，不動於末，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，與天同意者也。夫已受大，又取小，天不能足，而況人乎！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。身寵而載高位，家溫而食厚祿，因乘富貴之資力，以與民爭利於下，民安能如之哉！是故眾其奴婢，多其牛羊，廣其田宅，博其產業，畜其積委，務此而亡已，以迫蹴民，民日削月朘，寖以大窮。富者奢侈羨溢，貧得窮急愁苦；窮急愁苦而上不救，則民不樂生；民不樂生，尚不避死，安能避罪！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勝者也。故受祿之家，食祿而已，不與民爭業，然後利可均布，而民可家足。此上天之理，而亦太古之道，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，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。故公儀子相魯，之其家見織帛，怒而出其妻，食於舍而茹葵，愠而拔其葵，曰：「吾已食祿，又奪園夫紅女利乎！」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，是故下高其行

而從其教，民化其廉而不貪鄙。及至周室之衰，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，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。故詩人疾而刺之，曰：「節彼南山，惟石巖巖。赫赫師尹，民具爾瞻。」爾好誼，則民鄉仁而俗善；爾好利，則民好邪而俗敗。由是觀之，天子大夫者，下民之所視效，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。近者視而放之，遠者望而效之，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！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，庶人之意也；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，大夫之意也。《易》曰：「負且乘，致寇至。」乘車者君子之位也，負擔者小人之事也，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，其患禍必至也。若居君子之位，當君子之行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，亡可為者矣。

《春秋》大一統者，天地之常經，古今之通誼也。今師異道，人異論，百家殊方，指意不同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；法制數變，下不知所守。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，皆絕其道，勿使並進。邪辟之說滅息，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，民知所從矣。

章

乞種麥限田章

書

詣丞相公孫弘記室書

江都相董仲舒叩頭死罪，再拜上言：君侯以周召自然休質，擢升三公，統理海內，總緝非僚，未有半言之教，郡國翕然望風，更思改新，以助致治。群眾所占，必有成功，仲舒叩頭死罪。

仲舒愚戇，素無治名，大漢之檢式，數蒙君侯哀憐之恩，誤被非任，無以稱職。仲舒竊見宰職任天下之重，群心所歸，惟須賢佐，以成聖公。願君侯大開蕭相國求賢之路，廣選舉之門。既得其人，接以周公下士之意，即奇偉隱世異倫之人，各思竭愚，歸往聖德，英俊滿朝，百能備具。即君侯大立，則道德弘通，公流四極。仲舒愚陋，經術淺薄，所識褊陋，不能贊揚萬分，君侯所棄捐。竊聞《春秋》曰：「賢聖博觀，以章其名，擇善者從之，無所不聽。」又曰：「近而不言為諂，遠而不言為怨。故輒披心陳誠，仲舒叩頭死罪死罪。

夫堯舜三王之業，皆繇仁義為本，仁者所以理人倫也，故聖王以為治首。或曰：發號出令，利天下之民者，謂之仁政；疾天下之害於人者，謂之仁心。二者備矣，然後海內應以誠，惟君侯深觀往古，思本仁義至誠而已。方今關東五穀咸貴，家有饑餓，其死傷者半，盜賊並起，發亡不止，良民被害，為聖主憂咎，皆由仲舒等典職防禁無素，當先坐。仲舒叩頭死罪死罪。

仲舒至愚，以為扶衰止奸，本在吏耳。宜一考察天下領民之吏，留心署置，以明消滅邪枉之跡，使百姓各安其產業，無有寇盜之患，以蠲主憂。仲舒叩頭死罪，謹奉《春秋》署置術，再拜君侯足下。

對

高廟園災對

《春秋》之道，舉往以明來，是故天下有物，視《春秋》所舉與同比者，精微眇以存其意，通倫類以貫其理，天地之變，國家之事，粲然皆見，亡所疑矣。按《春秋》，魯定公、哀公時，季氏之惡已孰，而孔子之聖方盛。夫以盛聖而易孰惡，季孫雖重，魯君雖輕，其勢可成也。故定公二年五月，兩觀災。兩觀，僭禮之物，天災之者，若曰，僭禮之臣可以去。已見罪征，而後告可去，此天意也。定公不知省。至哀公三年五月，桓宮、厘宮災。二者同事，所為一也，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。哀公未能見，故四年六月，亳社災。兩觀、桓、釐廟、亳社，四者皆不當立，天皆燔其不當立者，以示魯，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。季氏亡道久矣，前是天不見災者，魯未有賢聖臣，雖欲去季孫，其力不能，昭公是也。至定、哀乃見之，其時可也。不時不見，天之道也。今高廟不當居遼東，高園殿不當居陵旁，於禮亦不當立，與魯所災同。其不當立久矣，至於陛下時，天乃災之者，殆亦其時可也。昔秦受亡周之敝，而亡以化之；漢受亡秦之敝，又亡以化之。夫繼二敝之後，承其下流，兼受其猥，難治甚矣。又多兄弟親戚骨肉之連，驕揚奢侈恣睢者眾，所謂重難之時者也。陛下正當大敝之後，又遭重難之時，甚可憂也。故天災若語陛下：「當今之世，雖敝而重難，非以太平至公，不能治也。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，忍而誅之，如吾燔遼東高廟乃可；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，忍而誅之，如吾燔高園殿乃可」云爾。在外而不正者，雖貴如高廟，猶災燔之，況諸侯乎！在內不正者，雖貴如高園殿，猶燔災之，況大臣乎！此天意也。罪在外者天災外，罪在內者天災內，燔盛罪當重，燔簡罪當輕，承天意之道也。

雨雹對

元光元年七月，京師雨雹，鮑敞問董仲舒曰：「雹何物也，何氣而生之？」仲舒曰：「陰氣脅陽氣，天地之氣，陰陽相半，和氣周回，朝夕不息。陽德用事，則和氣皆陽，建巳之月是也。故謂之正陽之月。陰德用事，則和氣皆陰，建亥之月是也。故謂之正陰之月。十月陰雖用事，而陰不孤立，此月純陰。疑於無陽，故謂之陽月。詩人所謂『日月陽止』者也。四月陽雖用事，而陽不獨存，此月純陽，疑於無陰，故亦謂之陰月。自十月以後，陽氣始生於地下，漸冉流散，故言息也。陰氣轉收，故言消也。日夜滋生，遂至四月純陽用事。自四月以後，陰氣始生於天上，漸冉流散，故云息也。陽氣轉收，故言消也。日夜滋生，遂至十月純陰用事。二月八月，陰陽正等，無多少也。以此推移，無有差慝，運動抑揚，更相動薄，則熏蒿欱蒸，而風雨雲霧，雷電雪雹生焉。氣上薄為雨，不薄為霧，風其噫也，雲其氣也。雷其相擊之聲也，電其相擊之光也。二氣之初蒸也，若有若無，若實若虛，若方若圓，攢聚相合，其體稍重，故雨乘虛而墜。風多則合速，故雨大而疏。風少則合遲，故雨細而密。其寒月則雨凝於上，體尚輕微，而因風相襲，故成雪焉。寒有高下，上暖下寒，則上合為大雨，下凝為冰，霰雪是也。雹霰之至也，陰氣暴上，雨則凝結成雹焉。太平之世，則風不鳴條，開甲散萌而已。雨不破塊，潤葉津莖而已。雷不驚人，號令啟發而已。電不眩目，宣示光耀而已。霧不塞望，浸淫被泊而已。雪不封條，淩殄毒害而已。雪則五色而為慶，三色而成豝。露則結味而成甘，結潤而成膏。此聖人之在上，則陰陽和風雨時也。政多紕繆，則陰陽不調，風發屋，雨溢河，雪至牛目，雹殺驢馬。此皆陰陽相蕩而為祲沴之妖也。」

敞曰：「四月無陰，十月無陽，何以明陰不孤立，陽不獨存邪？」仲舒曰：「陰陽雖異，而所資一氣也。陽用事，此則氣為陽；陰用事，此則氣為陰。陰陽之時雖異，而二體常存，猶如一鼎之水，而未加火，純陰也。加火極熱，純陽也。純陽則無陰，息火水寒，則更陰矣。純陰則無陽，加火水熱，則更陽矣。然則建巳之月為純陽，不容都無復陰也。但是陽家用事，陽氣之極耳。薺麥枯，由陰殺也。建亥之月為純陰，不容都無復陽也。但是陰家用事，陰氣之極耳。薺麥始生，由陽升也。其著者，葶藶死於盛夏，款冬華於嚴寒，水極陰而有溫泉，火至陽而有涼焰，故知陰不得無陽，陽不容都無陰也。」

敞曰：「冬雨必暖，夏雨必涼，何也？」曰：「冬氣多寒，陽氣自上躋，故人得其暖，而下蒸成雪矣。夏氣多暖，陰氣自下升，故人得其涼，而上蒸成雨矣。」敞曰：「雨既陰陽相蒸，四月純陽，十月純陰，斯則無二氣相薄，則不雨乎？」曰：「然，純陽純陰，雖在四月十月，但月中之一日耳。」敞曰：「月中何日？」曰：「純陽用事，未夏至一

日。純陰用事，未冬至一日。朔旦夏至冬至，其正氣也。」敞曰：「然則未至一日，其不雨乎？」曰：「然，頗有之，則妖也。和氣之中，自生災沴，能使陰陽改節，暖涼失度。」敞曰：「災沴之氣，其常存邪？」曰：「無也，時生耳。猶乎人四支五臟，中也有時。及其病也，四支五臟皆病也。」敞遷延負墻，俛揖而退。

郊祀對

廷尉臣湯昧死言：臣湯承制，以郊事問故膠西相仲舒。臣仲舒對曰：所聞古者天子之禮，莫重於郊。郊常以正月上辛日者，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。禮：三年喪，不祭其先，而不敢廢郊。郊重於宗廟，天尊於人也。《王制》曰：「祭天地之牛角繭栗，宗廟之牛角握，賓客之牛角尺。」此言德滋美而牲滋微也。《春秋》曰：「魯祭周公，用白牲。」色白貴純也，帝牲在滌三月，牲貴肥潔而不貪其大也。凡養牲之道，務在肥潔而已。駒犢未能勝芻秩之食，莫如令食其母便。臣湯謹問仲舒：「魯祀周公用白牲，非禮也？」臣仲舒對曰：「禮也。」臣湯問：「周天子用騂，羣公不毛。周公，諸公也，何以得用純牲？」臣仲舒對曰：「武王崩，成王幼，而在繈褓之中，周公繼文武之業，成二聖之功，德漸天地，澤被四海，故成王賢而貴之。詩曰：『無德不報。』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，上不得與天子同色，下有異於諸侯。臣仲舒愚以為報德之禮。」臣湯問仲舒：「天子祭天地，諸侯祭土，魯何緣以祭郊？」臣仲舒對曰：「周公傳成王，成王遂及聖，功莫大於此。周公聖人也，有祭於天道，成王令魯郊也。」臣湯問仲舒：「魯祭周公用白牲，其郊何用？」臣仲舒對曰：「魯郊用純も剛，周色尚赤，魯以天子命郊，故以騂。」臣湯問仲舒：「祠宗廟或以騖當鳧，騖非鳧，可用否？」臣仲舒對曰：「騖非鳧，鳧非騖也，臣聞孔子入太廟，每事問，慎之至也。陛下祭，躬親齋戒沐浴，以承宗廟，甚敬謹，奈何以鳧當騖，騖當鳧？名實不相應，以承太廟，不亦不稱乎？臣仲舒愚以為不可。臣犬馬齒衰，賜骸骨，伏陋巷。陛下乃幸使九卿問臣以朝廷之事，臣愚陋，曾不足以承明詔奉大對，臣仲舒冒死以聞。」

頌

山川頌

山則巃嵸？？，嵬崔嵬巍，久不崩陁，似夫仁人志士。孔子曰：「山川神祇立，寶藏殖器用資，曲直合，大者可以為宮室臺榭，小者可以為舟輿浮濡。大者無不中，小者無不入。持斧則斫，折鐮則艾。生人立，禽獸伏。死人入，多其功而不言，是以君子取辟也。

且積土成山，無損也。成其高，無害也。成其大，無虧也。小其上，泰其下，久長安，後世無有去就，儼然獨處，唯山之意。《詩》云：「節彼南山，惟石巖巖。赫赫師尹，民具爾瞻。」此之謂也。水則源泉，混混沄沄，晝夜不竭，既似力者。盈科後行，既似持平者。循微赴下，不遺小間，既似察者。循溪谷不迷，或奏萬里而必至，既似知者。鄣防山而能清淨，既似知命者。不清而入，潔清而出，既似善化者。赴千仞之壑而不疑，既似勇者。物皆困於火，而水獨勝之，既似武者。咸得之而生，失之而死，既似有德者。孔子在川上曰，「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晝夜。」此之謂也。

春秋陰陽

附錄

本傳

此西漢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